

歷史與空間

饒公的三星堆研究(下)

(編者按：上文講到國學泰斗饒宗頤教授對三星堆、對古蜀文明的研究似乎並沒有產生應有的轟動效應，但他其實早就解開了眾人對三星堆之謎的困惑。饒公的學問同樣哺育了作者的認知，包括：一、饒公對「三危」概念的重新界定，使作者對炎帝文化交匯線和民族遷徙線最終進入古蜀地的猜想，找到了古籍應照和地理支撐；二、饒公對「夷」概念提出了獨到的闡釋，為作者對古蜀重要種姓源流的源流探索奠定了路標。而本文將繼續敘述饒公學問對作者的影響，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。)

三、饒公對古蜀的立「國」地點作出了新指認，對立「國」時間由商晚提前到夏，對「瞿」的闡釋為筆者全新解讀「蠶叢縱目」提供了文獻支撐。當今學術界的主流公認，三星堆所在的古蜀，最早的古籍記載出自《路史前記》：「蠶叢縱目，王瞿上。」後來的古籍，如《華陽國志》等則認為：第一代蜀王名為蠶叢，長着縱目樣的眼睛。筆者以為，如是的闡釋是看不出古蜀人來自何方，源流是什麼？饒宗頤教授一反眾多研究三星堆學者的認為，將對最早的「瞿」的地域指認，由現今的川西平原，糾正為現今甘肅南部的禮縣和西和縣之間，更為重要的是，饒教授以甲骨文為據，將「瞿」指向「縱目」，指向「龍」的人格化表述的「縱目」。筆者由此推測這個「瞿」的內含延伸仍然是在表述祖源記憶，瞿地稱王的這支種姓，是以「龍」為

祖源指向的炎帝族群的後裔。筆者心中有了底，才大膽猜想創造三星堆文明的主體民族，是由東夷共工後裔由東向西遷徙而來的，那個被「縱目」符號化的「蜀」，也由山東輾轉而至。是這個

遷徙完成了「龍的傳人」由東向西的傳承。所以筆者在拙作中強調，「蠶叢縱目」是「龍的傳人」的古籍表述。那些大量出現在三星堆青銅人面像上的「縱目」，筆者以為不是民俗的「雕題」，不是神話馬頭娘的「馬眼睛」，更不是缺碘導致甲亢病的「球眼外突」，縱目人的雙目縱揚，不是古蜀人的生理特徵，是他們用玉雕和金屬面具塑造祖先形象時的特定藝術符號，這個符號的造型母本來自炎帝集團在紅山文化期創作的C字玉像。龍的縱目形象，如圖3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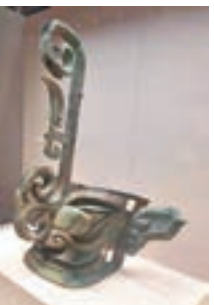
饒公對另一個甲骨文字「瞿」的指認更有意思。也是「瞿」，是個戴冠的縱目人，是古蜀之人。他冠上的「?」符號是什麼呢？當今解讀古蜀文字的學者指出，這符號應是乙，乞，乞氏。氏羌乞姓。乞者即乙，即鳥，像雲氣之升。筆者在拙作中將這種前置於人物或「神獸」的頭冠的「?」造型命名為「雲氣冠」。並公佈了收藏的一件古蜀玉雕戴雲氣冠的鳥身跽坐像，跽坐像頭頂的「?」造型一目了然，鳥身的雙翅翅陰刻出「?」紋，當今研究巴蜀圖語的學者指出，這種「?」紋同氣，同乙，同鳥，像雲氣之升。圖4，這與饒公指認的「?」樣造型，也應與饒公指認的甲骨文字

形成互證，與筆者的玉雕戴雲氣冠鳥身跽坐像有相似的表述。專家學人為其命了多個名，更有說是頭戴天線的外星人，並以此為據，說神秘的三星堆文明來自外星，試問，如果我們早

有了饒公這個字的指證，拙作在敘述古蜀的「柏灌」時代，即古籍上將鳥與之掛鉤的王朝；在解讀古蜀玉雕中出現的多個鳥、人合體的作品時，頓時底氣十足，意通筆順，如圖6。四、饒公從甲骨文中梳理出古蜀大族的族名，得到古蜀玉器上的刻文印證，明晰了古蜀史的疑點，提升了古籍對古蜀表述的史信價值。古籍有說在夏朝，古蜀地有個岷山莊王。但這是一例孤證，學術界不見對此的探索開拓，饒宗頤教授在梳理甲骨文字對古蜀的表述時，指證出「莊王」的繁寫和簡寫。其簡寫為「H」，但由於沒有實物印證，學術界對此也不見引用。筆者在完成拙作中，搜集了數十件古蜀玉雕，其中幾件上有「H」樣刻紋。圖7的淺浮雕玉板上，是有着招牌形象的披髮的古蜀地氏羌人在作祭祀，他們的前方是兩個文字「H」和「?」。他們膜拜的祖先是誰呢？按饒公的指引便可一目了然，祖先是岷山莊王。「H」是莊王，「?」是祖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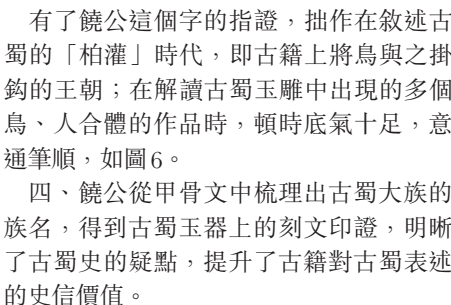
筆者收藏的古蜀玉雕「戴雲氣冠的鳥身跽坐像」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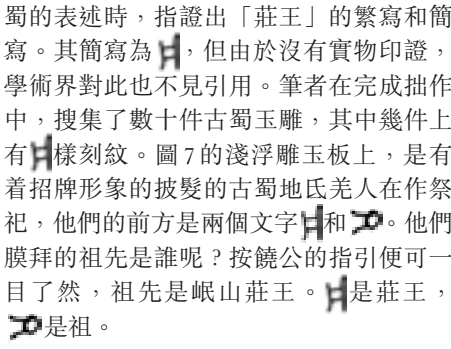
三星堆出土的「夔龍形飾飾」青銅人面像。



筆者收藏的「古蜀早讀了饒公的開「柏灌王」的古蜀玉雕」。



三星堆出土的「夔龍形飾飾」青銅人面像。



筆者收藏的指向「岷山莊王」的古蜀玉雕板。

字裡行間

苦行僧饒宗頤

我攻博時，訂下的方針是修讀語言學，於是買了不少這方面的書，但太煩悶了，看之無趣。後來在書肆買了本饒宗頤的《符號·初文與字母——漢字樹》，饒宗頤在書中探索漢字的起源，輔以圖形文字照片，讓枯燥難懂的文字變得生動有趣。其實，我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唸小學時，校長莫儉便常常向我們說及饒宗頤這名字，只是小小頭顱又怎裝得這些大師；印象中，校刊好像還有饒公的文藝作品。年前樹仁大學決定頒授名譽博士學位給饒公，贊詞落在我身上，於是恭恭敬敬，心香一瓣寫了。饒公看了，一字無改。當然，「贊詞」是讀的，我讀得心無愧作，我之所言，饒公實當之無愧。

我說，饒公「業精六學，才備九能」，出版著作80餘部，發表論文500餘篇，在敦煌學、甲骨學、詞學、史學、目錄學、楚辭學、考古學、韻文學諸方面都有不凡的成就。綜觀饒公的治學方法，有兩點值得後學者效法：

一、他可憑有限的材料，研究出開創性的成果。從他在敦煌學上的研究成績，和



饒宗頤在書中輔以圖形，讓枯燥文字變得生動有趣。 作者提供

對「馬王堆帛書」所得的成果，就可見一斑。而從學術到藝術，很多都遵此法。二、他提出從田野考古、文獻記載和甲骨文字研究相結合來研究華夏文化的「三重證據法」。

當然，這並非任何一位學者所能做到的，必須有扎實的基本功、深厚的學識才能臻此。「融通於胸」，打通學術任督二脈，那才能稱之為「大師」。通曉多種外文而有大成者，前有陳寅恪、錢鍾書、季羨林，這些大師俱在矣，於今，饒公亦走了，漢學界誰還可稱大師？

他深潛的學問，和蜚聲國際的學術地位，是1949年移居香港之後，他借助英國、法國、印度、日本的資料和研究成果，開拓了他的漢學境域。他除在香港大學任教外，還先後從事研究於印度班達迦東方研究所，又在新加坡大學、美國耶魯大學、法國高等研究院宗教學部、日本京都大學等地任教。他潛心苦學，通曉英、法、日、德、印度等國語言文字，對古梵文、古巴比倫楔形文字也頗有研究，因此，他博古通今，能直接參照東西方的歷史文化，對比交匯，寫下的著作擲地有聲。不過，他強調研究傳統中國學問，撰寫論文最好還是使用中文，那才不會隔膜。

一位大師的誕生，除了天賦、環境之外，最重要的還是恒心、凝志、思辨、博覽、實證。饒公可以為一門學問而跋山涉水，到發源地考察，專門學習他們的語言；而為解決一個問題，必窮根究底，可以飯不進、茶不思、覺不睡。他說做學問，要抵受得住吃苦、抵受得住孤獨，始有所成。他是學問之路上的苦行僧，修行的辛苦，又有誰知？

饒公被譽為「潮州之寶」，其實，他的學問雖植根於內地，長成一棵巍巍大樹，卻在香港，因此他也是「香港之寶」，或可推而廣之，他是「世界漢學之寶」，因為他的著作已影響整個國際學術界，「東學」得以「西漸」，得以光輝照耀，饒公功不可沒。

粵語講呢啲

死亡詞4: 釘咗、香咗、摺咗、拉柴、㙓旗

婷婷：輝仔，記唔記得個個「臭口菓」呀！輝仔：把口臭成咁，實記得喇，仲不時都有人同我講佢俾咗臭呀！做乜「無情情」提起佢？婷婷：你有入中學個同學群組，就係係唔知最近發生乜事喇！呢幾日佢啲喺傳咗啲，真係好過分，睇到我「眼火爆」！輝仔：又臭到邊個呀？關你事定關我事呀？婷婷：玩估下！輝仔：又睇度傳乜呀？係咪俾我「香咗」呢？婷婷：咁都俾你估到！輝仔：佢乜嘢唔俾傳出咗！前年佢俾我有日本腦炎，就快「釘」；舊年就俾我感染禽流感，等「摺」；而家俾我「睇埋眼」，意料中事喇！咁點解法呀？婷婷：早兩日佢俾咗群組度「繪形繪聲」，話有人親眼睇到你條「柴」喺病房度「拉」出嚟囉！輝仔：咁即係「拉柴」喇，啱啱！婷婷：唔止，琴日佢又話有人走去院方求證。究竟你同佢有乜仇口，搞到佢俾俾你「收工」呀？仔：讀書嗰陣爭女咩？咁有咩結果呀？婷婷：咪話證實你「㙓咗旗」囉！輝仔：明眼人一睇就知吹水喇！「㙓旗」，的士佬咩！如果係醫護人員，係講「Certified」嘅！婷婷：輝仔，你真係「心水清」！輝仔：早排去睇相，睇相佬批我命硬，所以咒我有冇咩，邊有咩快「Game Over」（玩完）呀！婷婷：話時話，「年尾流流」，我地呢排開口埋口都講「死」，係咪係係幾「老黎」呀？輝仔：婷婷，唔叫你做「神婆」都唔得；「後生搖搖」，咁迷信嘅，百無禁忌咁嘛！婷婷：你唔迷信？唔係就係就係俾相佬出嚟啲！正一有口話人，有口話自己！

那是否「拉」可代「瓜」，又或者「拉」另有所指。有說，「柴」此時不指「屍」，而指「棺木」。人死了，其「柴」會被「拉」（拖）去埋葬，那就是「拉柴」了（棺木不是「抬」去埋葬的嗎？）。筆者認為情況可能是：「柴」仍指「屍」。相傳人死了，有勾魂使者把其魂魄「拉」走，留下的是那副軀殼——「柴」。廣東人叫「留下」做「落低」，其中「落」取「賴」這個讀音，而「賴」通過變調就成「拉」，因而有「拉柴」這個講法。舊式的的士計程器（taximeter），俗稱「咪錶」，有個手柄式的設計，看上去像支「旗」。把旗按下，「咪錶」便開始運作。在暫不接客的情況下，的士司機機會以印有「暫停載客」的紙皮套蓋上「咪錶」，俗稱「㙓旗」。由於這個行為有停止運作的意思，有人就以「㙓旗」作為死亡的代詞了。



以「Certified」代「死」，這應與近年頻繁播放的醫學劇集有關。「Certified」其實係由「Certified Dead」而來。一般來說，當醫生發覺某病人持續沒有呼吸、心跳、脈搏和瞳孔反射時，該病人就被「證實死亡」（Certified Dead）。有人在說人家死了時會把「Certified Dead」中的「Dead」收起，只以單一個字「Certified」來表示，或許是想避提「Dead」（死亡）罷了。廣東人形容「㙓」做「乜咗吃咗」，香港人就創造出「Cert吃」這個中英夾雜的死亡講法了。

- 1 「臭口菓」演變自一種叫「笑口菓」的油炸食品，是對那些口沒遮擋的傢伙的諷刺。
- 2 「無情情」中的「情」指狀況。「無情情」就是指沒在什麼狀況下，亦作「無端端」。
- 3 「眼火爆」指眼神充滿了激烈的火藥味，意為對某人的所作所為極度不滿或甚為惱怒。
- 4 「繪形繪聲」是「繪形繪聲」的廣東版。
- 5 「心水」應由「心緒」演變過來，只是「緒」讀時變調而已（「緒」(seoi5)→「水」(seoi2)）。「心水」指內心的情緒，現泛指喜歡、偏愛。廣東人的「心水清」指不含糊的心理狀態。
- 6 中國人重視「好頭好尾」；「年尾流流」，即年尾之際，最忌聽到一些不吉利的說話。
- 7 「老黎」中的「黎」，讀「黎4-2」，本字是「利」。「唔老黎」，即「唔老利」，亦即不吉利。
- 8 「神婆」經常說神道鬼、十分迷信的女性。
- 9 「後生搖搖」中的「搖搖」的本字可能是「姚姚」——美麗盛貌。此詞暗喻：年輕人，正值生命綻放的年代，應積極進取、毋過分保守。

【專欄簡體版】https://leoleung2016.wordpress.com/

詩語背後

香江之嘆

百年風雨起山阿 半路巫師唱大歌 自恃借來西土咒 渾然不理捧頭喝 螻蟻着意身前物 黃雀欲掀劫後波 盡闖爐峰千萬客 何當壯士挽天河 今天，香港，我為你深深嘆息。這聲嘆息，已隱忍了三年多。三年前的秋天，「佔中」運動爆發之初，一種情緒便開始積澱下來了。開篇這首詩，就是當時寫的，草蛇灰線，伏脈千里，直到2018年2月6日的今天，難言的情緒才不得不予以抒發。這一天，香江發生了三件意味深長的事：國學大師饒宗頤去世，恒生指數單日暴跌1,600多點，「佔中」搞手黃之鋒等三人被終審法院放生。我是2004年9月來香港工作的，於今已近14年。中間發生了很多事，但改不了我對香港難言的感情。我屬於這麼一種人，在香港生活了十年以上，卻是在內地出生和長大。我為兩地取得的成就自豪，也為兩地發生的糗事尷尬。我在香港人面前為內地辯護，在內地人面前為香港辯護。金庸說，香港有了饒宗頤，便不再是文化沙漠。我有幸結識饒公，久矣。印象最深刻的，卻是兩件小事。一個是在港大饒宗頤學術館，饒公讓我試他的手勁。這隻90多歲的手，握着我40多歲的手，使勁攥着，向右一扭，沉穩的力道傳來，讓我感受到一種歲月的印痕。第二件事發生在君悅酒店皇朝會，一場聚餐結束，我自然起身準備扶先生往外走。他卻調侃道：「你屬龍，我屬蛇，我比你小一歲，該我扶你。」果然，我手背上又一次感受到那股沉穩的力道。一代宗師離去，對香港究竟意味着什麼？饒公的學術人品，我無權評價。先生學問淵博，尤以敦煌學見長。記得湯因比說過，如果以選擇出生的時代與地點，他願意出生在公元一世紀的敦煌，因為當時那裡處於佛教文化、印度文化、希臘文化、波斯文化和中國文化等多種文化的交匯地帶。不知道對饒公來說，20世紀的香港，是否也是這樣一個多元文化交融的海上敦煌？饒公有一幅書法作品，莊子的逍遙遊，是他壯年時的作品，掛在禮賓府的走廊上。我每次到禮賓府，都會為那一份瀟灑自如而陶醉，而折服。香港，還有沒有這份瀟灑自如？港股一天暴跌1,600多點，是因為美股化，還是A股化？黃之鋒等「佔中」搞手被免入獄，是法治的勝利，還是對違法的縱容？香港似乎已經失去了對是非的辨別力。前些天，一篇題為《我們與香港終於不告而別》的網文流傳甚廣。文章對昔日的香港充滿膜拜：「那時的香港，讓多少人魂牽夢縈。每一吋街道，都可能是電影佈景；隨便攔個行人，都可能是天才演員；金庸的江湖，尚未遠去；衛斯理的冒險，仍在繼續。紅鬮鼓聲一響，全亞洲的歌迷，心臟要偷停幾拍。」然而，這並非作者本意，文章借古諷今，話鋒

一轉，不無惋惜地說：「香港正變得越來越小，越來越封閉，港味的傳承看起來遙遙無期。那個自由的香港，正在自建圍城。」當記者向林鄭月娥行政長官提起這篇文章時，她先是感到驚訝，進而煞有介事地回應：「香港是個非常自由的地方，有人喜歡留在香港，有人喜歡離開香港都是沒有問題的。但如果有人說香港沒有了自己的優勢，那麼今天在場的每一個參會者都會告訴他，不是這個情況。香港仍然是個非常有優勢，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。」難為林鄭月娥女士了，她沒有讀過這篇文章，但作為特首，她只能這樣回答。可問題是，香港的吸引力究竟是在增強還是在減弱？無風不起浪，吸引力的減弱即便不是事實，也表明了一種擔憂。而擔憂，總是有緣由的。也是在2月6日這一天，灣仔會展中心如期舉辦一年一度的新春酒會，尖沙咀洲際酒店隆重舉行百仁基金新一屆理事會就職典禮。維港兩岸，冠蓋如雲，商賈如市，全然感覺不到大師仙逝留下的空白，感覺不到股市暴跌的恐慌，感覺不到「佔中」行動司法翻盤帶來的隱憂。今日香港，正處於時空漩渦之中。今日之事，當不限於今日，而是歷史舊賬與未來命運的集結；香港問題，本就不只是香港的問題，它更多地體現了兩地關係的變遷和國家之間的博弈。有道是：由來漂泊三千里，不過風光幾十年；試問屢棲何處去，莫非別島再偏安？

絲路詩絮 宋紅譯 十二月一日 《哈爾濱 組詩片斷》 拉·阿利莫夫 (塔吉克斯坦) 宋紅譯